

醒着过冬天



■邵 诣

“为什么人类没有冬眠?”正在上小学的妹妹写作业写烦了,突发奇想。

我原想笑话她说“人根本不需要冬眠”,又果断把话咽了回去。这样的回答过于乏味,同时我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依然住着一个孩子,我是多么渴望度过一个新奇的、童话般的冬天。

记忆里的冬天是平淡的,甚至让我不太喜欢。关于冬天最早的记忆是——每次过年爷爷总会去菜市场买一只开膛破肚的大白鹅,吊在阳台的晾衣架上,下面放一个面盆接白鹅滴下来的血。从大年三十开始,白鹅一点一点变得残缺,切下的肉或是炖汤或是清蒸,我被要求每顿饭至少吃一块肉补充营养。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阳台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血腥味,可能还会吊着亲戚送的鸡鸭鱼肉,惨不忍睹。我没了在阳台赏景的闲情,默默哀悼惨死的动物,期盼新年早点过完。

再长大一点上了学,过年一家一家亲戚串门,必不可少的环节是讨论我的期末成绩,还有我要按照父母的旨意客气地推脱亲戚的红包,并且适当地进行才艺展示,热情地诉说我不确定的目标和理想。属于我的快乐是在写了每日份《寒假生活》以后一个人独处,看书或者看电视,以及像每个南方人那样期盼下雪但屡屡失望。没有同学陪我,我想不出更有意思的事了。

童年过去以后,冬天成了忙碌的季节。我参加补习班、刷题,现在又变成了做研究和参加比赛。未来进入职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会更少,只能依靠法定节假日稍作喘息。冬天永远不是我理想中的样子——我不会在家乡看到银装素裹的雪景,也不会因为季节的更替就让困住我的枷锁消失。我真想在这个季节沉沉睡去,暂且躲掉重复与不美好的部分,让自己彻底“回血”。

也许这个问题不重要。妹妹的感伤会随着她写作业而消失,不出十分钟就会回到平日活蹦乱跳的样子。对于人无法冬眠的遗憾不会影响她过一会儿眉飞色舞地与好友打视频,不会影响她效仿文人墨客在作文里热情歌颂梅花。她的样子会让人感叹童年的美好、快乐的简单。

而我呢?在度过了那么多个相似的冬天以后,我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成长,渐渐找到自己的舒适圈和

喜欢的事。在日益习惯生活的琐碎与劳碌的同时,我也更加擅长把闲暇时间装点得充实且精致。

相比小时候,我能够记住的瞬间更多了。我会记得冬季上早课的清晨,在去教室的路上回想上次课讲过的知识,猛然感受到彻骨的寒风吹过,也看见针状的杉树叶铺满了满地,夹道的梧桐黄了一片;会记得自己为了准备期末汇报忙得焦头烂额,深夜就着咖啡反复修改PPT,寂静的夜晚回荡着敲击键盘的声响;会记得我和家人围坐着吃火锅,父母讲述工作的琐事,我诉说自己的迷茫;会记得我与好友在寒假约着聚会;会记得某几个慵懒的下午,喝着热气腾腾的银耳羹,搭配《海蒂和爷爷》或者《情书》;会记得我通过手机屏幕看到的远方……这些细碎的瞬间,像冬日里跳动的火苗,明明灭灭,在被记忆撩动的瞬间,伴随着心灵的震颤,唤醒我对这个季节最温柔的感知和最浪漫的幻想。

最终,我平静地对她说:“人确实没有办法冬眠。对于人类来说,只有醒着才是过冬天。我们要看各处的景,做各色的梦。”

那些脚印



■陶佳敏

最先钻进耳朵的,是那一声“咯吱”。

左脚试探地踏进新雪,声音闷闷的,有些迟疑。紧接着,右脚跟上去,踩实了——“咯吱”。这一声便清脆了许多,带着某种坚实的、令人心安的质地,像咬开一块冻硬的苹果。

我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不是为了防滑,而是为了聆听。一步,一声“咯吱”;又一步,又是一声。这声音单调极了,也丰富极了。它并非一个音符,而是许多细微声响的合奏:最上层雪粒破碎时清脆的迸裂,中间层被压实后沉闷的挤压,最底层与大地接触时那几乎听不见的、湿漉漉的叹息。

我的呼吸声在白雾里变得粗重,与脚步声一呼一应,在这被雪覆裹的寂静清晨,成了我与世界唯一的对话。

南方因为很少下雪,所以这“咯吱”声,总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儿时听到的,是另一种热闹。那时候,雪是狂欢的背景音。我们一群孩子,穿着臃肿的棉衣,在雪地里追逐,摔倒,打滚。那“咯吱咯吱”的声音是连成一片的、急促的、欢快的鼓点,伴随着我们尖利的笑声和喘不上气的叫喊。我们只顾着把雪团捏得瓷实,只顾着在无人踏过的雪地上印下第一行歪扭的脚印。那时的冬天,是向外泼洒的精力,是急于占领一片洁白领地的躁动。那“咯吱”声,是游戏开始的号角,响亮,却没什么回味。

后来大些了,这声音又变得不同。高中晚自习结束时,路灯把雪地照成一种冷冷的橘黄。虽见到雪有些意外,但脚步是拖沓的,“咯吱”声也显得疲惫、绵长,一声与一声之间,隔着心事重重的空白。那声音像一种独白,又像一种诘问,叩在寂静的夜里,叩在尚且迷茫的心上。冷空气吸进肺里,带着刀锋似清醒,也带着无处排遣的烦恼。那时的“咯吱”声,是成长的伴奏,有些清冷,有些沉重。

而此刻,当我执起笔想要回想冬天的小确幸时,第一时间居然想起的便是这“咯吱”声。有意放缓回忆的脚步,才明白冬天从未改变。改变的是听雪的耳朵,和走过雪地的那颗心。

儿时用脚听,听到的是嬉闹;少年时用情绪听,听到的是寂寥;如今,我听到的不再只是声音,而是时间本身的一种质地,一种回响。

那“咯吱”声里,压缩着雪花的形成与飘落,压缩着夜晚的寒冷将它塑形,也压缩着我从昨夜到今晨的睡眠与苏醒。它是一段微小旅程的完成音。

踩下去,是此刻;抬起来,是过去在雪上留下的、清晰的凹痕。一步一步,仿佛不是在行走,而是在一张巨大的、洁白的唱片上,刻下属于自己的、沉默的纹路。这纹路里,有童年的喧腾,有青春的迷惘,也有此刻——这脚步放慢后,终于能听见自己呼吸与心跳的、平静的当下。

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去。一串孤独脚印,深浅不一,蜿蜒着,指向我来时的方向。它们很快会被新雪覆盖,或被别人的足迹掩盖,但那一刻的“咯吱”声,那清冽空气灌满胸腔的感觉,那冬日清晨特有的、灰蓝色天光下万物清晰的轮廓,已经作为一种确凿的“回响”,被收存在了身体里某个安静的角落。

原来,冬天不是一年的结束。它是大地按下的静音键,好让我们能听见自己生命里,那些被夏日蝉鸣、秋日繁华所掩盖的、细微而真实的声响。春天是萌发,夏天是盛放,秋天是收获,而冬天,是聆听那些萌发、盛放与收获,在内心深处激起的、悠长的回音。

“咯吱”声,是旧日的足迹被压实;“咯吱”又一声,是新的时间正在被踏实。一左一右,两个脚印在这单调又丰饶的声音里,我仿佛听见了过去所有冬天的总和,也听见了自己,正缓缓走向下一个春天。

生命里的雪还在下,静默无声。在这雪地上,一步一步,耐心又郑重地,由你自己踩出来。那是冬天留给你,用以辨认自己成长轨迹的,唯一的、却永不模糊的印记。

下期话题预告

最近,“爱你老己”这句话在网络上火了。

它本是一句方言谐音的俏皮话,却意外戳中了无数疲惫心灵——在加班到末班地铁的夜晚,在独自吃泡面的出租屋里,在一次次把别人放在首位、唯独忘了自己之后,这句带着烟火气的“爱你老己”,像一双手轻轻拍了拍我们的肩:“别光顾着爱世界,也记得疼疼自己。”

2025即将翻篇,站在岁末回望,那个默默扛下所有、从不说累的“老己”,其实最值得被温柔以待。

“爱你老己”,不是口号,而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允许自己偶尔停下,接纳脆弱,给内心留一盏不灭的灯。

《城市·笔记》发起特别征集——《爱你老己》,邀你记录那些与自己和解、向内取暖的微小瞬间;或许是一次说走就走的独自旅行,是深夜为自己煮的一碗热汤,是写给过去自己的道歉信,是终于为自己买下那件心仪已久的物品……

本次征稿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10日,字数1000—1300字,投稿邮箱为pinghubs@vip.163.com,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方式。

冬的切片

当寒风卷起落叶,呵出的白气凝成诗行,冬天便悄然降临。

它不只是日历上的节气,更是藏在冬日褶皱里的温柔馈赠:围巾绕上脖颈时的柔软妥帖,烤红薯在掌心烫出的暖意,踩过积雪时那一声清脆的“咯吱”;还是晨起窗上凝结的冰花,是热红酒里缓缓升腾的肉桂香,是深夜捧一杯热茶,看窗外雾气无声漫过街灯的静谧。

炉火噼啪、糖炒栗子的焦香、恋人掌心的温热……这些感官的印记,一起构成了冬日独有的语言。

冬日无事 关门大吃



■侯风而北

我的烤箱终于到了。

它门脸紧凑,肚量却深长,珍珠白的机身被我塞进烹饪区仅剩的墙边空隙里。啊,什么都能做的冬日厨房就此完成。

今年下半年搬进这间公租房,满意得想住到三十岁——四壁光秃秃,变成什么样,我说了算。进入冬天,一切安顿下来,在钱包的稳定燃烧中,无论枕头被褥还是牙刷杯盆,都添置得莫不使我称心。

重中之重当然是厨房。说来好笑,我很不会做菜,却对好厨房十分有兴趣,都怪学生时期见之不忘的各种小说片段。《刺猬的优雅》里小津先生令勒妮敞开心扉的美丽厨房和日式中晚饭、专属于普鲁斯特记忆唤醒的著名玛德琳蛋糕、《圣诞忆旧集》作者因为山核桃蛋糕而香甜油亮的十一月,都使我对厨房美妙的化合作用深信不疑。

在冬日,盛大节日沉甸甸地压在年尾,冷空气把所有人逼进室内,此时倚仗厨房温暖的愿望就特别强烈。独居如我,通常晚上九点多还在小锅前拖拉,等着煮好热巧克力、或者给自己冲一碗姜汁撞奶。晚上做甜食特别快乐,一个人在大家准备休息的时候密谋增加热量、窝藏小规模香气,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发疯。

我的甜点也不都是自己解决,做得多的时候也要问问住在楼上和左右的女孩子们。导致她们晚睡不能全怪我,例如在她们已经休息的时候,我只是说我做好了抹茶酸奶,就有人自动下楼来。

甜食是小打小闹,中式热菜也要逐一尝试,不可放过。只有像板栗炖鸡汤或者萝卜烧牛腩这样的东西才能扎实地防住冬日过快的热量消耗。晚上不便做大菜,我习惯每

到周末慢腾腾地起床、慢腾腾地去超市采购、慢腾腾地备菜做菜,最后和相熟的同事在属于懒人的饭点吃上这一周决定尝试的新菜品。站在自己的厨房里,以缓慢姿态推行食物独裁,做得多天马行空也没关系。长成大人,工作颇耗心力,不如做精神陶渊明,休息日蓬门紧闭,得自在于饮食起居。

说起来,这不是我向往食物的第一个冬天。上大学时在寒假分手,开学后仍然严寒,恋人们相偕取暖,携手进出。我遂胡诌打油诗调侃:“二食堂冷风飕飕,他们牵着恋人,我牵着菠萝。”学校邻近广西,冬末还有售酸甜可口大菠萝片,终日耽溺,不比恋人逊色。

前年年底因公出差,任务繁重,经常深宵下班。纵然办公室对面的广场流光溢彩,却没空去逛。终于在一个大雪的中午,我深一脚浅一

脚跋涉了二十分钟,总算吃上了广场麦当劳的板烧鸡腿堡。南方雪迟,倏忽即逝,冬雪寂静而珍贵。在雪景里对窗眺望,坐拥香气袭人、尚且烫手的炸物,用一中午消化生菜、奶油、麦辣鸡翅的饱足余温,窗外愈冷愈觉得洁净温暖。

现下工作节奏趋于稳定,我在小城定居,越发偏爱重门关锁,肥宅独居。冬天,请允许我把情绪埋进烤箱,仅仅是窝在家里,衣被的轻软质地、柜架的雪白色调、厨具的洁净光泽、牛奶或红茶的香气就足以使人五感舒展,精神愉悦。一切用物有自己的脾性,我和它们朝夕共处,渐渐拥有了自己的理想国。

祝福我吧,在这些随心所欲的冬日,请允许我把心绪埋进烤箱或炖盅,专心沉入栗子蛋糕和香肠焖饭,借以继续扩展我自由生活意志的版图。

又是一年冬凛时

■周姝寒

四季更迭又轮到了冬季。冬日里凛冽的空气将时间齿轮冻得咯吱咯吱响,而它在咔咔地马不停蹄地转了一年后,终于能喘上一口气……

饭后我照常和朋友在校园里戴着耳机闲逛,不同的是今天的耳机很奇怪,不论我怎么摆弄都发不出声音。刺骨的寒风打在鼻尖带来阵阵凉意,我攥紧朋友的手不再管它。两个人摩挲着手心相互取暖。不像深秋的风,冷中仍夹杂着暖意,冬日的风就像饿急了的小娃娃,等不及饭出锅就着急地往灶上靠,刮得急,吹得紧,带着刺骨的寒意往人脑袋里、骨髓里钻。它鲁莽不安分,总是不礼貌地催促着人们动起来——被冷风一刮,八旬的老太太也要赶忙拽紧衣角往屋里躲。

暖了半天,我的手心依旧凉得惊人。朋友见状停下了动作,将口袋里多余的东西笨重地往另一侧挪,腾干净之后,又带着些许的不耐烦将我的一只手狠狠揣进兜里。我静静地看着她做完这些动作,放任她胡乱摆弄我的手。在这寒冷的冬天,她的不耐烦也变成了关心我的标志。将我的手揣进了口袋,连带着我的心一起,被她的体温温暖着。

逛着逛着,一股烤红薯的香味突然偷袭了我的胃。听到我胃里咕噜咕噜的叫声,她笑了笑。我看着她漂亮的眼睛,尴尬地抿了抿唇。于是我们循着香味一起往校外门口迈去。香味越来越近,我的胃也逐渐焦灼起来。在冬季,烤红薯的香甜就是一把抵御寒风的利器,它连飘向我的香味

里都带着温暖的气息。我已经开始想象如何捧着暖炉似的它,如何忍着烫破皮的温度一点点揭开它的外皮,带着期待等它露出澄黄的内里。

香味更近了,近到我的嘴里开始分泌唾液,近到我好像已经开始捧着它往嘴里塞。我的心里在砰砰打鼓,原本冰凉的掌心也开始沁出汗来。等我们走到香味的源头,等待我的却不是喷香的烤红薯,依旧是泛白的烟火气,依旧是烤得人眼湿的热气,但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大锅炒板栗。我的心揪地一下掉到了地上,变成了板栗壳,任由路人踩过。

在我发呆的空隙,朋友早已将手抽出,捧着一袋同样烫手的板栗重新回到我身边。失望的我嚼着香甜的板栗,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到嘴边的

红薯就这么溜走了,我开始埋怨倒霉的冬季。从刚才开始,朋友就一直不住地笑,我也忍不住暗自发笑,面上又佯装生气怏怏她。

就在这时,冷冽的风又再次袭来,吹走了朋友的冷帽。朋友脑袋上的一凉,反应过来后又急忙去捉。就在这一刹那,刚刚死活不肯工作的耳机又活了过来——左耳是抒情动听的歌声,右耳是冷风刮过的嘈杂,眼前是朋友滑稽的动作,手心是泛着暖意的板栗,嘴里还残留着品过板栗的香甜。我的鼻尖仍旧被冷风打过,两颊依旧生疼,但我的心里却被塞得满满的。

于是我又一次在心里默默原谅了冬季,原谅了风的冷冽鲁莽,原谅了吃不到烤红薯的今天……

比雪先落下的,是温柔

■水绉兮

体感温度是最先知晓冬的气息的。

热水袋从抽屉的最深处掏出来,不得不承认寒冷闯入了生活的各个空间里。城市的街道,公园的花草树木,家中的厅堂,都悄无声息转换了氛围。我从十五楼的窗外望出去,树木的颜色参差不齐,黄绿色与棕红色相间而立,枯黄的落叶覆满了葱绿的人工草坪,光秃的树干让视线足以穿透几百米外的风景,垂钓者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路边又骑过了多少辆外卖小车,倘若有心计量,也并不耗神劳力。

冬天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身体上的每一个感官、每一寸肌肤都在配合着冬天唱响专属于它的温情曲调。

供暖的物件在我人生的每个冬

天里,存在感是一以贯之的。不过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使用的供暖器物也在不断更新迭代中,从火炉到汤婆子,从灌水热水袋到充电热水袋,就是在这种细微的变迁之间,我深切感受到了家人给予的温情爱意。

这些供暖的器具中,令我反复回想起的始终是少年时外公向我拎来的箱式取暖器——半米高的红色铁箱子,里面装载着几根加热棒,通上电,热气便会慢慢传到身边。那是当时家中最高级的取暖器,外公不舍得用,却从来都不吝惜将最好的东西留给我。

那个寒假,我终日在书桌前学习,忽听得门开的吱呀声,窸窣窣的脚步很快就到了我的身边。我转头一看,外公抱着一台可以占满半个身子的取暖器,一脸喜悦向我透露这件至宝的功效。他那布满岁月痕迹

的手冻得通红,却丝毫没有影响插上取暖器插头的速度。一瞬间,诸如此类的生活画面逐帧在脑海中播放,比身子先温暖的,是濡湿的眼眶,以及涌入内心的暖流。

家的空间是温暖的,家门以外的暖意也并非乏善可陈。

夜晚,我和爱人在西湖边漫步,总能撞见一位卖花老奶奶的身影。老奶奶的花并不好卖,尤其到了晚上,包装好的花已经有了明显的枯萎痕迹。老奶奶索性伺机寻找一些有缘人相送,当她把花塞到我怀中的时候,我怔了一下,还来不及反应,她已接二连三又递进了几支花。我下意识退却之间,花掉落在潮湿的地上,老奶奶直说不要钱。我捡起那朵掉落的花,察觉到她为难的面容,和爱人相视一望,爱人决心替我买下这几支

几近衰败的花。

那一瞬间,仿佛我们买的不是花,而是在拨动暖意的流淌。如果说冬日的低气温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境与挑战,那么人心中的那抹暖阳便是穿透冰刀的利刃。

回家的十字路口上,望见一对老年夫妇手牵着手,眼神时不时瞄向对方,缓缓向前。他们的身影映照在城市的灯影下,迎面而来的冷风仿佛也没有那般凛冽了。冬天的路,两个有爱的人一起并肩前行,即使踩在冰雪地上,亦是开怀,即使人生处于末季,仍如朝阳伊始。

我再次探向窗外,闭上眼,吮吸起冬日人间的味道,任凭风拂过面庞,似乎,冬天的风也没有那么刺骨啊!

人间的冷暖诉说的不是世界,而是人间的心。心暖了,世界也亮了。

